

独秀毫端独秀风

余龙生

望江县博物馆里珍藏着乡先贤陈独秀先生一件行草书对联。这件字丰墨浓、尺幅较大、并且品相完好的翰墨遗珍（见图），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为该馆重要馆藏。

为探赜独秀先生翰墨珍迹，不久前与友人偕行望江。得缘县书协曹世洪主席引见，专程拜访了县博物馆馆长朱强先生。朱馆长得知我们的来意，在一番畅谈之后，即与文博馆员王坤女士一起，小心翼翼地将馆藏的陈独秀书法对联缓缓展开，让我们有幸拜赏了先生珍迹，得偿夙愿。

从艺术上讲，陈独秀先生的书法造诣精深，书坛学界知之者甚众。

以所见的墨迹、作品图片与相关品鉴文字综合解析，独秀先生的书法植根传统，汲取广博，并且诸体皆善，以行草见长。作品的形式多为手札、诗文存稿及临作。细一点说，先生胸怀坦荡，学识渊博，对古文字与古翰墨有着很深的研究与摹习。晚年以大量的精力撰述文字训蒙专著《小学识字教本》（古人将文字研究称为小学，即研究文字字形、字义及字音的学问），当时因坚持不改书名而未能出版。直到1995年，经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汉语研究室主任刘志成先生整理校定后，由巴蜀书社公开正式出版，至此这部20万字的语言学方面的学术专著才得以面世。这部著作既是独秀先生当年的学术成就，是他的书法字外功。在书法艺术上，独秀先生持守自己的审美观：“至于写字，我喜欢临帖，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，我心里实在好笑。我已打定主意，只想考个举人了事，决不愿意再上进，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。”可见“遵循内心的意愿，写出气格高古，而又自出机杼的书法”才是他的追求。故其书承于古而不拘绳墨，形成了天真洒脱、顺心随性的艺术风格。

蔡邕在《笔论》中说：“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书之。”意思是书法创作要“舒展胸襟，放纵性情。”苏东坡《论书》有云：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。”这是说书写不必刻意追求完美，放松心情自然书写反而能达完美境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独秀先生书法汲古出新，挥洒自如，彰显书写性、灵动性，最具情性，达到了“散怀抱”“无意于佳乃佳”的臻妙意境。

望江县博物馆珍藏的这件陈独秀书法对联，联长165公分，宽28公分。行草书七言联，联文为“金尊银烛销春雨，象管鸾笙护紫云”，上款书“毓卿先生之嘱”，下款署“独秀”二字，无年月，款下钤朱文印一方，印文为“陈独秀印”。此作浓墨大字，笔画沉实，结字厚重，一气呵成。章法上，上联款字自联文第二字始向下延伸到第四字，弥补了三四字字距偏大不贯气之不足；下联于联文偏中下处署款独秀二字，精练利落，使得上下联相互照应，顾盼生姿。就整幅作品来说，行草书体，笔墨酣畅，上联的“烛、销、春”，下联的“象、鸾、笙”等字中锋行笔，线条圆健；结字紧实而不失疏密，体势厚重而不乏灵动，可谓格调浑朴，精神内蕴，一派自家面貌，展现整饬之美。此外，笔者也很认同此作颇有章草意味的说法，如上联的“金、银、雨”，下联的“护、紫、云”等字，显见章草的笔画形态与结字特征。

还有个见仁见智的看法：独秀先生这件对联书法朴茂厚重的艺术风格，似见邓石如的笔致意韵。先生作为安庆人，他的书法是否受到过前贤的影响？究竟是脉传还是暗合？然而这些都无从求证，不得而知。

可能会有人问，如此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，望江县博物馆是如何征集珍藏的？此前对联藏于何处？

这两个问题，我们在县博物馆原馆长、鉴藏家宋康年老先生《凌云健笔意纵横》一文中找到了答案：“1983年秋，安徽望江县文物管理所同志在开展文物普查工作中，在该县翠岭乡（现改为雷阳镇）城北村吴某家中发现并征集了这副对联。”那么，吴姓人家又是如何获此珍迹的？答案也在宋老先生文中：“据这副对联的收藏者介绍，因其祖父在辛亥革命期间结识陈独秀，并交往甚笃，故陈独秀赠之对联。从这里说明这副对联的书法，当是陈独秀正是年轻气盛之力作，可见他当时的书法功底。”

宋老先生上文所述，一是考证了对联原本藏于当地民间，以及吴姓人家珍藏此联的由来，明晰了这件藏品的来龙去脉；二是推断了陈独秀书写此联的大致年代。望江县博物馆真是不一般，令人由衷赞叹。

至此，忽然想起为人津津乐道的陈独秀与沈尹默的书法故事。

据传1909年底陈独秀造访沈尹默（1883—1971）时，当面直言沈尹默“诗很好，而字则其俗入骨，可谓诗在天上，字在地下”。而沈尹默面对陈独秀初次见面直言不讳的批评言辞，不仅不介意，反而反思自己，深悟勤耕，遂成书法大家。其实，陈独秀令人难堪的直言，是性格使然的快人快语，而沈尹默能听得进如此直言，是“大肚能容”的文人涵养。可以说他们彼此之间一个是坦诚相见，一个是海纳百川，皆君子之风。在这之后，他们还因此成了至交好友。

回味陈独秀与沈尹默的这个故事，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先生旷达、率真、重情的品格，也能溯源先生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。

欣赏一件值得欣赏的书法作品，无论书家是古人还是今人，熟知抑或陌生，赞叹的不只是眼前的“飘若浮云，矫若惊龙”，一定还有超出字外的东西——书家藉以外在的笔墨形态，抒发内心的情感或志趣而产生的意境之美。或许，这就是汉代杨雄所说的“书为心画”。

我们在赏品望江县博物馆馆藏陈独秀书法对联时的第一感觉，就是见其字如见其人，有亲切感，字里行间仿佛还散发着淡淡墨香，不禁揣想先生当年挥毫时的神情风采。

自望江返程后乘兴觅句记怀。谨录一首七律于此，以敬先生：

赴望江县博物馆拜赏馆藏陈独秀书法感赋

独秀毫端独秀风，
天真烂漫拙还工。
直言论沈心常坦，
豪句赠刘气若虹。
三代古文归小学，
五书高格出深衷。
当年觉醒先驱志，
不废临池舞凤龙。

童庆山

夏伦菊

我常常想起童庆山。

我们那时，同一个班的学生年龄相差好几岁，有的七八岁开始上学，有的十二三岁才开始上学。童庆山家离学校近，他上学比较早，在我们班男生中是个小不点儿，比同年的孩子还矮小，瘦。他的头很大，跟他瘦小的身躯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点喜剧效果，他的绰号叫“大头”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了，没人觉得叫他“大头”是带有侮辱性的，谁还没个绰号呢。

课间，没什么好玩的，女生跳绳、跳房子，男生滚铁环、打弹珠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拿大头寻开心。随手在他头上拍一下，叫一声“大头！呵呵呵！”似乎不开心的时候拍一下大头叫一声大头就会开心起来，开心的时候拍一下大头叫一声大头就会更开心。有时拍得重了，他一扭头，瞪人家一眼，叫道：“干啥呢！”有的人笑笑走开了，有的人会更用力地再拍一下，拍到他老老实实走开为止。后来，他不再瞪人，头也不回，若无其事地往旁边让一让，好像是他的大头挡了人家的道，好像人家拍的不是他的头。有人突然兴致勃勃地唱：“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，人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”就有人跟着唱，然后一起大笑。一开始，童庆山自己也跟着笑，后来不笑了，好像听不见。

老拿人家的头取笑好像没什么劲了，又有人拿他家里的事寻开心。他爸爸在一个很远的什么矿上工作，一年只回家一两次，他妈妈丢下他走了，他跟奶奶一起生活。有人突然大叫一声：“大头！你妈来了！”或者：“大头，你妈为啥不要你了？”他不作声，顶多只是歪一下嘴，猛眨几下眼睛。

有一次课间，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，好像很专注。平时最喜欢欺负他的一个男生上去在他头上拍了一下，他似乎吃了一惊，猛一回头看了那个男生一眼。那个男生恼怒了，连着在他头上狠狠拍了好几下，拍一下，说一声：“哟一啃！”然后又说：“你妈为啥跟人跑了？为啥不要你了？”大头哭了，站在讲台上，抽着鼻子，两行眼泪像两条屋檐水。上课铃声响起，他用衣袖擦了擦眼泪，回到座位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他很可怜，心理感觉有点难受。

我曾经跟我妈说：“我们班有个人叫童庆山，大家都叫他大头、童大头。”我妈随口说：“嗯。他妈跟人跑了。”我本来想说童庆山很可怜，但当时很惊讶，怎么连我妈都知道他？很多年后，我曾经想过，是不是也有别的同学跟父母说起过童庆山？他们的父母会说什么？会不会有人说“这个孩子很可怜，你们不要欺负他”？

很多年后，我才知道有个词叫“校园霸凌”。如果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词，会不会帮助他？比如那次他站在讲台上哭，我会不会去指责那个男生，或者告诉老师？

我也叫过他“童大头”，他好像还答应了，但我确实没有拍过他。这些年，每次想到童庆山，我都会仔细地回想，我倒底有没有拍过他的头？确实没有。

二年级时童庆山没有来，他爸爸把他接去了。我们班有几个男生似乎很想念他，就是平时最喜欢拿他寻开心的那几个。他们常常聊起他，突然把书往桌子上一攥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童大头不来喽！到他爸爸那儿上学去喽！”是一种非常遗憾的语气，似乎没有了童庆山，他们的生活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无聊之中。

